

# 不落的水声



62  
9

族研究所

# 不落的琴声

(散文集)

冯 竝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一九七八年·银川

封面设计： 高汝法

封面题字： 胡介文

文内插图： 王天雍

### 不落的琴声

---

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

宁夏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     宁夏新华书店发行

字数：92千 开本 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：4.5

1978年8月第1版      1978年8月第1次印刷

---

书号：10157·9      定价：0.28元

## 编 者 的 话

阿拉善左旗，是蒙古族人民聚居的地方。

这里草原辽阔，沙漠浩瀚，物产丰富，牧业兴旺，皮毛、药材驰名中外。

解放后，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的英明领导下，全旗蒙、汉、回各族人民，以雷霆万钧之力，万马奔腾之势，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草原。特别是，在英明领袖华主席抓纲治国战略决策指引下，全旗人民，意气风发，斗志昂扬，战天斗地的凯歌，响彻千里戈壁。过去的荒滩，如今有的已绿树成荫；从前荒凉的沙漠，如今机声轰鸣；过去干旱的草原，如今机井抽水，渠道纵横，辽阔的草原，到处是一片兴旺的景象。

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中，英雄人物，不断涌现，先进事迹，层出不穷。在这样一个翻天覆地的良好形势下，作者深受鼓舞，为庆祝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，从各个不同的角度，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，用散文的形式，描绘了草原上的新人新事和新的风貌，生动地反映了草原上的三大革命斗争的事迹，风土人情，民族关系，地方特产，军民联防以及知识青年扎根草原茁壮成长的情况。

这些作品，题材新颖，主题鲜明，语言生动，文字流

畅，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点。

由于我们水平有限，书中缺点错误在所难免，恳切期望读者，批评指正。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红玉雕.....       | ( 1 )  |
| 蜜.....         | ( 13 ) |
| 闪亮的“金珠”.....   | ( 23 ) |
| 不落的琴声.....     | ( 32 ) |
| 摘星星的人.....     | ( 37 ) |
| 山 杏.....       | ( 45 ) |
| 歌日乐和他的马头琴..... | ( 55 ) |
| 额吉的红玛瑙.....    | ( 65 ) |
| 金色的马鹿.....     | ( 71 ) |
| 戈壁剪春影.....     | ( 79 ) |
| 大治 1 号.....    | ( 87 ) |
| 盐 花.....       | ( 97 ) |
| 烽火台.....       | (105)  |
| 梧桐滩传奇.....     | (118)  |

## 红 玉 雕

初到戈壁滩，满眼黄沙碎石，仿佛除了“大漠孤烟”之外，不会看到更多的景色。可是，同志啊，错了。如果骑着骆驼深入戈壁腹地，你会惊奇地发现，这里是五颜六色的大花园。火红的山川柳，青葱的扎干林，自不必说，那色彩绚丽的石花玉树就足使你流连忘返啦。

每次去戈壁，我总要到哈斯乌拉去。听名字，这里曾经是高入云霄的山峦。可是，几经沧桑，“乌拉”早已夷为起伏不平的台地。绕过兀然群立的风化石——山的遗迹，我的脚步不由自主地放慢了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土岗石坡上的一团白石，用手拨，碰巧会拾到指头大小的水晶石苗，如果有工具，有时间，掘地丈深，六棱六柱的水晶石露头了，白的、淡茶的、棕红的、黑茶的，有的一颗竟有几十斤重。有时，水晶石下会出现一汪清水。据说，水晶正是以水养得名。信步往前，景色别有一番风致，淡的绿松石，浓的孔雀石，不淡不浓的翡翠石。这里一点，那里一缀，间杂着黑亮的云母，橙红的长石，真象一扇巨大的孔雀屏铺在地上。接着，便是一丛丛橙黄的石玛瑙。石玛瑙长得奇巧，象假山，似奇葩，玲珑剔透，细细看去，石枝是由琥珀色的化石粒粘合而成，有小小的贝壳，有不知名的甲虫，分明是珊瑚树丛。

春天，我又来到哈斯乌拉。那天，我和哈斯乌拉大队支部书记石础鲁到滩里收骆驼。提起山里的奇石珍宝，石础鲁告诉我，这样的石头，不仅哈斯乌拉有，戈壁滩上到处都是。不过，戈壁太大了，石苗又是一片片地丛生，就象沙漠深处的小绿洲，不容易一眼全都看到罢了。他还说，最近，地质勘探队正在开发水晶矿，水晶里含有一种亚碘石，工业上大有用途。至于绿松石、孔雀石和石玛瑙，是上好的雕刻材料。几年前，他们还在风化石滩里发现一块绯色的玉，见方一尺，色泽鲜艳，费了好大功夫，才运了回来。

“真是玉山呵！”我啧啧地赞叹起来。

“那当然，要吗，这里会叫哈斯乌拉吗？那块玉已经到了老石匠哈斯巴根手里。他正在琢磨着雕刻一匹骏马。”石础鲁开心地说着。我更加惊讶了，说：“戈壁滩还有雕刻家？”

“哈！”石础鲁自豪地大笑了，高声道：“你以为，戈壁人只会打踪放骆驼，就说歌手、雕刻家、拖拉机手、水利技术员、钳工、焊工、电工，什么没有！”接着，他兴致勃勃地讲起老石匠哈斯巴根学雕刻的故事。

哈斯巴根年交六十，苦了半辈。七岁的时候，父母被“巴嘎达”<sup>①</sup>逼死了，他象骆驼羔子一样，在戈壁滩上到处流浪。一天，他转到了哈斯乌拉，看见一帮挖水晶、打石条的苦役。听监工的胖家伙说，这是王爷府里戴罪字的奴隶，罚来做苦工。为什么要戴罪字，小哈斯巴根怎么也弄不明白，

---

① 巴嘎达：旧日阿拉善牧区行政单位为巴嘎，相当于乡，巴嘎达即乡长。

他只觉得，这些人和他一样苦，饿肚子不说，干黑的腿腕上还系着大铁镣。渐渐，他和一个白发苍苍的老阿爸熟了。老阿爸叫杰木扬，有一双灵巧的手，从滩上顺手捡起一块石头，灵巧地动起刻刀，转眼间那块石头变成展翅欲飞的鸟儿，哈斯巴根着迷了。看啊看，也动手比试起来。嘿，他发现，自个也慢慢地雕出鸟儿来啦。杰木扬看他有心计，常常给他讲些雕镂刻琢的“刀法”。一晃几年过去，哈斯巴根长成了小伙子。他变得好思索了。一天晚上，他对杰木扬说：“什么时候能象雕刻石头一样雕刻戈壁就好啦。”杰木扬大吃一惊，“啊，傻小子，你想雕刻戈壁滩？”

“是呀，戈壁滩就象顽石包着的翠玉，透不出一点亮光啊。”

杰木扬点点头，也沉思起来：“对，顽石紧包，翠玉不会透光，黑暗笼罩，戈壁滩没有光明。要想雕刻戈壁滩，先得赶走王爷、巴嘎达、胖监工。可是，这得有能人呀！”

“谁是能人？”

“听说，南方闹起了红军，都是苦出身，专为穷人打天下。”

哈斯巴根一听，眼睛放光啦。他一边和杰木扬谈着，一边琢磨着红军的模样，连帐篷外边的脚步声都没听见。

第二天早晨，他被杰木扬急促的呼唤声惊醒。杰木扬说：“孩子，你快走吧！刚才有人来说，咱们昨晚的话让胖监工听去了，他说咱们想‘赤化’，马上要下手抓人。”

“拚啦，要死咱们一块死！”哈斯巴根从地上操起一把打石条的斧头。

“哈斯！”杰木扬脚一躁，铁镣哗啦地响着，“你还年

轻，会见到红军的。”说着，他把烂毡片裹着的一包刻刀塞了过来。哈斯巴根接过刻刀，望着杰木扬，老人眼里燃着希望的火啊……。

哈斯巴根离开了哈斯乌拉，他不时地打听杰木扬，毫无消息。心里憋闷得慌，一股劲地雕啊雕，一会刻只高飞的鸿雁，一会刻朵金灿灿的太阳花，费了一年功夫，他用青玉石雕成一匹长鬃烈马。他边雕边端详，哦，青鬃马闪过了套马索，扬首腾蹄，长啸奔去。他想起杰木扬的话，看见了杰木扬眼睛里的希望之火，可是，红军又在哪里呢？这时，包门砰地撞开了，“巴嘎达”带着胖监工冲进来，望着石雕，冷笑起来：“哼，打不死的杰木扬，套不住的野马！这滩里的石头全是王爷的！”啪地打碎了石雕。哈斯巴根红了眼，捏起拳头冲去。猛然，头上着了一棒，什么也不知道了。

半夜苏醒过来，满包是青玉的碎片，门前是打折的山榆棒，这里怎能再呆下去呢！别说雕刻戈壁滩，雕一匹奔马都成了“罪过”！恰巧旅蒙商的骆驼队路过，缺个拉骆驼的伙计，哈斯巴根二话没说，跟着就走。那会子，他只有一个念头，赶快离开戈壁，离开吃人的王爷和“巴嘎达”。可是，脱开绊马索又进了陷井，像黄羊角一样尖的商人，鬼魂似的盯着他，你一抓刻刀，他马上给你派活，今天驮咸盐，明天运皮毛，吃饭都要拽着缰绳。

哈斯巴根十八岁那年，商号要他去西安进货，他拉着骆驼，独自翻过腾格里沙漠，跨过黄河，向东南走去。时值深秋，哈斯巴根宿在车马店里，听着店伙计喜气洋洋地说，红军从六盘山过来了。哈斯巴根又惊又喜，由不得摸摸耳朵，是杰木扬阿爸讲的红军吗？打听了又打听，人们都说，红军

都是苦出身。好哇，哈斯巴根拉起骆驼就走，他要找红军去，六盘山从来没去过，鼻子下边有嘴，山路七岔八绕，沿途有红军留下的标语。哈斯巴根虽然刚刚学会汉话，红军两个字牢牢嵌进心里啦。一路上，听到红军这里消灭了白匪，哪里又斗了土豪，真是越走越高兴，越高兴越有劲。一天，他走进一座山谷。两旁是刀裁的绝壁，中间是曲折的小路，岩石上到处是刻写的标语，是红军刻的吗？猛然，他看见一个人，爬在石壁上，一把斧、一把凿，凿得山响。这人穿着灰制服，戴着灰制帽，和传说中的红军一个模样。哈斯巴根大步跑了上去。啊呀，红军挂彩啦，殷红的血从肩胛渗出，猛然晕了过去。他急忙从驼架上解下装水的铜铤子，又从小羊皮袋里倒出止血的蒙药，一口口地喂，一处处地包扎。一会儿，“红军”睁开了眼睛，向他笑了笑，抓起铁凿站起来，向石壁蹒跚走去。哈斯巴根忙说：“红军，你有伤呀。”那红军说：“知道，这标语就剩最后一撇啦。”说着，抡起凿子干了起来。刻完最后一下，他倚着山石，深情地念道：“跟共产党长征，为新中国努力”。这话象磁石一样，吸引住哈斯巴根。呵，红军是跟着共产党的，这比杰木扬老阿爸讲得还清楚，还新鲜。

哈斯巴根把红军战士背进了背风的山洼。红军战士靠着石崖，热情地望着他，问起草原，问起戈壁。哈斯巴根讲了自己的遭遇，红军战士也说了他的经历。他说，他也是个石匠，住在贵州的一架大山里，那里，也盛产玉石，全让土豪劣绅霸占着。活不下去，他参加了红军，打仗，搞宣传，刻标语，跟着毛主席参加长征。休息的时候，也抽空找块石头，刻个瑞金工农政府的会堂，刻个守卫井冈山峭口的哨

兵。他说，眼下最主要的把对日本鬼子，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深深刻进心里，等全中国归了穷人，他一定重当石匠，给新中国凿基石，把井冈山，遵义，六盘山雕刻在最美的玉上。

红军越谈越热烈，忘了自己的伤口。哈斯巴根越听越激动，忘了三星升起又挂落。天将放明，红军要赶大部队去。他拄着步枪站起来，刚迈一步，伤口一阵剧疼。他望着东山，手伸进了挎包，拿出那把刻石的铁凿，摸摸上边铸着的一颗星，费劲地说：“我怕走不到了，可是，咱们的队伍已经奔向前方，铁凿你带去，等全国解放了，用它打扮戈壁滩……。”

连姓名都没有来得及问，“战士”牺牲了。不久，哈斯巴根又回到了戈壁滩。他辞去拉骆驼的差事，去给穷苦的放骆驼人帮群。白天，他给人们讲红军，讲共产党，讲毛主席；夜里，就着星光继续雕刻。他费尽心血，雕出了那个红军战士，连同那把铁凿，珍藏起来，直到草原解放。

石础鲁讲完哈斯巴根的故事，笑着说：“你看，哈斯巴根是咱们戈壁滩上第一个雕刻家，又是第一个见到红军，第一个迎接解放军，第一个入党的人。合作化，公社化，大跃进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……干革命，搞建设他总是第一个带头。”

听了石础鲁的介绍，我很想见一见戈壁滩上的这位“雕刻家”。我打问哈斯巴根的毡包扎在什么地方。石础鲁说：“不远，就在哈斯乌拉前面。可是，你白天到毡包去找，恐怕不大容易见。这风风火火的年月里，他是十八匹骏马换着追也追不上的大忙人啊。修浴羊池，砌机房，修水库，建风

力发电站，啥事能短了他。夜里，还是雕雕刻刻，琢磨一些心里想到的东西。”

“他眼下在哪儿？”我问。

“一早上上了水库，现在也许在风力发电站上。咱们戈壁滩不是风大吗，白白地吹过去太可惜，大伙琢磨着让风也办点好事，带动发电机组。哈斯巴根真是能人，这又是他第一个提出来，第一个干起来的。为了给国家节约钢材，他用石条石柱代替铁支架，搞得好漂亮，象他刻的石雕一样精巧。”

“哎呀，真想见识一下。”我听得心里直痒痒。

“好吧！”石础鲁抓住一峰骆驼，丢给我说：“朝东去，大水库下有个高高的石塔，那就是。收起骆驼，我就赶去了。”

我和支书石础鲁道了别，纵缰跑去。眼前，青一片、绿一片，似树丛，似流水，是戈壁滩的“风水”！可是，越往前跑越觉得不对头，这不是“风水”，这确实是树园子。我不禁想起石础鲁的比喻。他用戈壁的绿洲比喻色彩斑斓的石花玉树，珍宝石丛，太恰当了。眼前的绿洲不正象戈壁人雕出的翡翠石雕吗？我想见哈斯巴根的心情更急迫了。因为，那里还陈列着他最近的得意之作。

翻下水库，一座石塔立在眼前，塔基，一色的汉白玉石条；塔架，淡红的花岗岩石柱。塔基和塔柱的衔接台上，各色岩石拥围排列，错落有致，不仅美观大方，而且实用，脚踩着高低错落的自然石蹬；可以直上塔顶。我急忙打听哈斯巴根。一个安装发电机的姑娘笑着说：“石匠阿爸吗，骑着骆驼回家了。”

“唔！”我扬起了眉毛。那姑娘也觉察自己没讲清楚。

拭着汗珠站起来，说：“怎么，你以为他回家休息啦？啥时石匠阿爸在包里稳稳当当地躺过。他去取一颗星，半个钟点准打来回。”

我正要继续问下去，水库上传来几声欢叫，是水库放水啦。几个“库凯”和“库库德”①沿着闸下的渠道，撑着浪花。那渠浮嵌在滩上，是整齐的石英石砌成的，似银色的链条，向前伸延。不用说，这又有哈斯巴根的手艺，至少，是他别出心裁的设计。沿渠望去，一片平畴的台地挡住了去路。台地的悬腰上又有一座石砌的建筑，两条细长的管道从房后伸了出来，穿进水渠旁的大石池子里。一排石头砌接的电杆通向风力发电站。这是扬水站呀！我高兴地跑去看，正面的墙上是两联醒目的石刻标语。上联：跟共产党长征，为新中国努力。下联：向共产主义前进，为社会主义大干。

啊！虽然没见哈斯巴根的面，却看见了他宝石一般的心。

扑扑地驼蹄声传来，石础鲁和一个老人挥缰奔向风力发电站的石塔，只听石础鲁朗声笑道：“哈斯巴根大叔，不管什么时候遇到你，总是两脚不沾地的忙。安排好石塔，说啥也要休息去。”

“呵呵，”哈斯巴根老人没吱声，含糊地点头笑着，翻下了驼鞍。我钦佩地端详他，大个子，紫膛脸，花白的头发，不禁使人想起故事中的杰木扬。可是，他应该比杰木扬有风采。那眼角的鱼尾纹虽然刻下昔日风吹雨打的痕迹，一双有

---

① 库凯：女孩；库库德，男孩。

神的笑眼却告诉人们，他对眼前的一切都充满了信心。他从挎包里拿出一只五角星是深棕色水晶磨制的，闪着亮光。我和他唠了几句，便问，这五角星干什么用？

“嵌在塔顶上，当作纪念。”哈斯巴根说。

“只要到他的手里，别说玉石变成花，戈壁滩都要成珍宝博物馆喽！”石础鲁边说，边向我投来夸赞的眼神。

“呷啊，去掉石渣的美玉放在手心，刻刀又被学大寨的劲头磨得飞快，谁不想把它刻成珍品！”哈斯巴根爽朗地笑起来。接着，掂掂手中的水晶星，颇有感触地说道：“再说，戈壁上建电站，又跨出了一大步。把水晶五星嵌上去，让后代们经常看着，想着，嵌在心尖上。”说着，从怀里掏出斧钻，奔上石塔嚓嚓地干起来。不一会，嵌星的塔尖修好了。他把水晶星连底座往上一放，铆上了长钉，高兴地向下喊道：“成啦，机器装好，等着发电吧！”

“好哇，还要扬水，种草，种树。过不了多久，这里就要胜过哈斯乌拉的宝石，”石础鲁兴奋地挽起了袍袖，走向正在安装的发电机。这时，哈斯巴根在塔顶上笑呵呵地眯起了眼睛，向四周了望。我急忙登上石凳，哦，他是在看水库、渠道和扬水站的台地。那里，翡翠一样的草木，玛瑙似的花儿，不久就会缀满。

嵌好水晶星，哈斯巴根并没回家。石础鲁费了不少口舌，他还是一边含糊地点头笑着，一边向扬水站奔去。石础鲁一摊手，无奈地笑着对我说：“你看，劝他，就象劝天上的老鹰，你喉咙喊破，他飞的更快啦。”

傍晚的时候，跟着哈斯巴根回到毡包。吃过饭，他又走了，说是参加学习去。我独自坐在包里，打量着，嘴，果然

名不虚传，这里是一座石刻，哪九是一方玉雕，真是琳琅满目，我掌着煤油灯，一件件地细看，这是“草原日出”、这是“公社新貌”，那个“红太阳照亮戈壁滩”的长石雕上，金灿灿的娜仁花正在迎风怒放。桌上还有一方，一尺多高，上面蒙着红色绸巾，大约是石础鲁讲得那块绯红的玉。为了尊重哈斯巴根老人的劳动，我没去打动。我为哈斯巴根精湛的手艺慑服了，欣喜地观赏着，思索着，久久不能入睡……

不知不觉，曙光已经透进天窗。老人推门进来，“呸啊，你一直没睡？”

“看了这些雕刻，谁能睡得着啊，再说，您也好像熬了一夜！”我说。

他满不在乎地笑了笑，把拿来的一卷图纸展开，说：“昨晚学习了一篇大干社会主义的社论，大伙的劲头更足了。支委会上，书记和咱们又把哈斯乌拉的计划研究了一次，决定今年推上去。”

“嗨，你又想雕刻哈斯乌拉？”

“当石匠的，见玉心就痒嘛。哈斯乌拉是咱们戈壁上的宝石丛，石花玉树配上草库伦，饲料地，种畜选育站，那就更有光彩喽。”哈斯巴根呵呵地笑着，从“哈那”<sup>①</sup>上取下一尺铁凿，试试凿锋，激情洋溢地自语道：“有干头哇，今天，选育站的第一块基石又靠你了。”我看见铁凿，眼前一亮，不错，是红军战士的铁凿，上面还铸着一颗星啊。正要询问，哈斯巴根又转身摘下了刻具包。我急忙说：“大叔要上哈斯乌拉？”

---

<sup>①</sup> 哈那：毡包的木墙架。

